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胡 素 著

静谧的森林

JINGMIDESENLIN

胡素 著

静谧的森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静谧的森林

胡素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100千 插页:2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89·442 印数: 1—3,970册

ISBN 7-204-00161-3/I·20 每册: 0.90元

序 言

这是一部描写鄂伦春民族狩猎生活的小说、散文作品集。作者胡素同志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林区，对祖国的绿色宝库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勤劳、勇敢的少数民族充满了感情，他以热情简练的笔触，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幅幅具有鲜明的狩猎民族特色和大兴安岭林区特点的生动画面。他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淳朴有力地反映了鄂伦春猎人丰富多彩、饶有风趣的游猎活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更可贵的是，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政策的感召下发生的新变化。他的作品把人们带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伊勒呼里岭南麓诺敏河、别拉河、多布库尔河和那都里河一带，使读者欣赏鄂伦春猎乡绮丽多彩而迷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以及历史上出现过的奇特故事、传说。胡素同志对那里的生活特别熟悉，所以他着力表现的人物栩栩如生，性格分明而富有特色，生动地塑造了鄂伦春猎人勤劳、朴实、勇敢、好客的感人形象。他的这部作品是民族团结的赞歌。

《密林里的歌声》、《那都里河畔的篝火》、《鹿场姑娘》、《一把猎刀》、《夜行猎场》、《静谧的森林》等收入集子里的五十多篇作品，虽然水平不一，但总的印象，

富于吸引力。它是用独特色彩绘制的世态民俗风情画。它的特点是：短小精悍、文字优美，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生活气息浓郁，欣赏之时余味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

我对胡素同志不大熟悉，对他的作品读得也不多，所以更谈不到深入地研究和全面评价。我这篇短文，只能算个肤浅的读后感而已。

董德斯尔
一九八七年三月

目 录

序言	教德斯尔
阿巴干河上的琴声	1
老防火	4
初春的山场	11
向导	15
多布库尔河畔	20
敖鲁库	23
陌生人	25
支部书记	27
山花盛开的时候	31
金色的呼玛尔河	34
一把猎刀	37
女儿	40
静谧的森林	46
玫瑰色的晚霞	54
月夜跟踪	57
养天鹅的猎人	61
猎人塔格塔布	64
阿乌妞峰	69

雪夜	72
高戈特山口	76
在吉里嘎岭	81
别拉河谷的枪声	86
科尔芬河畔	89
夜行猎场	93
密林里的歌声	99
春到阿里河	103
五月深山达妮红	105
嘎仙洞的传说	107
边疆的泉水	111
高高的老爷岭	114
神秘的天池	116
夜岗	120
传说中的窟窿山	122
兴安岭上的莎热楞花	124
走在猎村的路上	126
锦绣林城	129
猎村饰绣	131
美丽的达尔滨湖	136
四方山的早晨	140
鄂伦春婚礼	142
船过石门峡	146
鹿场姑娘	150
北疆的河	153
锡山采灵芝	156

都柿熟了的时候	159
金子铺底的河	162
月光下的鹿哨声	165
巧遇	168
哦！不夜城	171
北极光	174
去伊克莎玛的路	178
闪亮的篝火	181
神奇的达尔滨洞	184
密林深处的驯鹿场	187
那都里河畔的篝火	190
密林中的“红玛瑙”	192
达尔滨罗	194
绿色的希望	198
后记	200

阿巴干河上的琴声

大兴安岭的春天，群峰起伏，碧波万顷，白色的云雾飘荡在山林，落叶松、白桦、柞树、山杨、柳榆树，长满了绿油油的叶子，山脚下的杜鹃，芬芳吐蕊、簇簇发红；草坪上蓝色的三月莲，小黄花、小白花斑斑点点，随着微风飘来阵阵清香。这天的早晨，我乘坐一辆解放牌汽车，沿着欧肯公路前往郴古里岭检查护林防火。汽车在弯弯曲曲、凹凸不平的盘山路上颠簸着行驶，凭窗远望，高高的郴古里岭一片墨绿，从山谷里蜿蜒而下的阿巴干河水，发出了哗哗的咆哮声。再往前走，只见河水出槽，顺着公路猛涨，司机小张在山头拐弯处，来了个紧急煞车，汽车“咣当”一声戛然而止。我忐忑不安地下了车，一看是一片汪洋，阿巴干河水如同瀑布从山谷里倾泻着凶猛的桃花水。另一条额鲁更河水也涨出了槽。“进无路，退无地，怎么办？”司机小张只好把汽车开到路旁的山岗停下来。我站在车旁，惊奇地望着这汹涌的桃花水发愣。大兴安岭每到桃花水季节，一冬的雪水如同瀑布倾泻，山水凶猛地冲下来，除了山巔、陡坡、山岗外，低洼的草坪上一片汪洋，棵棵松树被连根冲掉，各种野兽也都躲向高山密林。眼前，阿巴干河水还泛着白沫，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冲击着。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金盘样的月亮挂在高高地树梢上，除了“哗哗”流淌的桃花水声外，什么也听不见。突然，在阿巴干河对岸，随风传来了悠扬飘忽的琴声，琴声忽而高昂忽而低沉……听着这悠扬的琴声，仿佛面前出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巍峨高峻的兴安岭、苍劲挺拔的古松、长空飞翔的山鹰、飞马追鹿的鄂伦春猎人，开满姹紫嫣红的野山花的春天……琴声稍停，在身后的梆古里岭的树丛里，发出了“哎哎”的口哨声，其音调阵高阵低，如同叙说出猎经过，狩猎成果，打着几只狍子、獐子、犴达罕、野猪……接着河对岸的口弦琴发出欢快、幸福的音调，如同表示深厚的爱情，就象一对青年恋人隔河对岸，对话般的叙说双方诚挚爱情……忽然，在河对岸燃起了一堆篝火，在朦胧的月光下，依稀可见一个鄂伦春姑娘的身影在晃动，岭上树丛里的口哨声越来越近了。汽车司机小张用汽车鸣笛给了一个信号，接着出现了树枝“咔咔”的折断声。我警惕地注视着，在朦胧的月色下，一位鄂伦春青年猎人，骑着猎马来到汽车旁：“阿巴嘎热！”^①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为啥在防火戒严期进山来？”青年猎人回答说：“我叫伊拉嘎，是猎民义务护林员，正在巡山中被桃花水围困。”然后他从马背上卸下一只狍子，扔了过来。我们在河畔点燃篝火，烧了狍子肉，我和小张一天多没进东西，大口大口地吃着喷香的狍子手扒肉。我问：“你吹的是什么口哨？”“桦皮哨。”他说着从狍皮衣兜里掏出来，一看是个有二寸长，用桦树皮折叠而成的口哨。伊拉嘎说：“河对岸弹奏

①阿巴嘎热：鄂伦春语，您好。

的是鄂伦春猎人的‘朋努华’^①，是由娜布琪姑娘在等我。”他接着说：“桃花水今天是峰顶，下半夜就退潮。”伊拉嘎说得真准，第二天一大早，桃花水象戏剧般地退潮了。我们开着汽车，压着河底冻层，到了河对岸，鄂伦春姑娘娜布琪兴高彩烈地迎接了伊拉嘎和我们。用桦皮大碗给我们送来了鹿奶酒，又把狍子手扒肉摆在我们面前。我好奇地问：“你昨晚吹的是什么琴？”娜布琪姑娘脸发红了，腼腆地微笑着从狍皮上衣兜里，掏出了用红布包裹的口弦琴“朋努华”，一看如同柳叶片，一头铆着，一头略敞开着嘴，中间有两张铜片。娜布琪姑娘说：“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说着她把琴放在嘴里吹了起来。伊拉嘎又吹起了桦皮哨，一对情人对视着，一边吹琴，一边又跳起了“鲁日格仁舞”^②。忽然他俩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同来到我面前，用鄂伦春猎人的礼节，一同下蹲，异口同声地说：“阿雅比西涅！”^③伊拉嘎和我热情地握握手说：“阿基，埃汉杰！”^④然后跨上猎马，两个人并排着一同往柳古里岭走去……我用蒙古族话大声喊着“巴雅热台！”^⑤高高举着双手。我忘记了上路，一直望着这一对鄂伦春情人走远……不时，悠扬的口弦琴声，又从远处的河畔丛林里随风传了过来……

①朋努华：鄂伦春语，口弦琴。

②鲁日格仁舞：狩猎丰收舞。

③阿雅比西涅：鄂伦春语，问安。

④阿基，埃汉杰：鄂伦春语，叔叔，告辞了。

⑤巴雅热台：蒙古语，再见。

老 防 火

五月里的一个早晨，飕飕地刮着西北风。我从林海林业局登上汽车，到护林林场检查防火。汽车在运材公路上盘山疾驶，汽车所过，茂密的森林郁郁葱葱，松桦交杂，山脚下，灌木丛生，达紫香花漫山争艳，像簇簇烈火。从明亮的玻璃窗向外眺望，只见山坳里的乌尔济斯河，弯弯曲曲的像一条银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山峦起伏，重峦叠嶂，望火楼在高山之巅，烟波雾海，绮丽的景色如一副浓墨淡彩的山水画。大约两个小时，车便到了红砖瓦房矗立的护林林场要道口。突然，在路旁防火检查哨前，一位五十上下，身着发旧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头戴蓝色解放帽，脖子上围着羊肚白毛巾，两鬓如霜的人，在道口汽车前举起了小红旗，汽车戛然刹住。只见他走近汽车前严肃地对车上人说：“防火检查，没有防火证的同志请快下车。”在我身旁林业局防火办公室的小刘同志指着我，对他说：“这位是上级防火检查团的同志。”“我不管上级还是下级，一律照章办事，没有防火证不准入山。”说着他毫不留情地逐人检查。当查出一个小伙子兜里装着一盒火柴时，他的脸孔有点

恼怒了：“现在正是防火戒严期，带火上山是违犯防火制度，你不仅要写检查、火柴要留下，还要接受罚款。”面对这位防火检查员的如此认真的态度，一种钦敬的感情油然而生。我小声问小刘：“这位老同志是谁？”“他！他就是‘老检查’呗！”车上有一人抢先代他做了回答。我接着问：“真名叫啥？”“那谁知道，反正是人们都叫他老检查。”汽车喇叭一响，我又赶紧乘上汽车，前往林场……

二

林场党总支书记巴图同志接待了我们。他身着绿色旧军装，脸上带着笑容边握手边说：“欢迎！欢迎！”人们坐满了屋子，沏上了红茶，递给我浓浓的茶水。然后，巴图书记详尽的汇报了护林林场春季护林防火工作开展情况。他说道：

“我们林场有十二名护林员，分布在一个望火楼、五个检查哨，还有一个外站……”话音刚落，突然闯进来一位二十多岁，左袖戴着“护林员”红袖标的人，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温都尔东山望火楼的‘千里眼’大叔用步谈机汇报，有火情。”“在哪儿？”“摩天岭的后堵，娘娘河河顶上有一股浓烟。”“好！快速扑火队马上紧急集合。”

集合的铃响了。在林场院里急匆匆跑来了着装整齐的快速扑火队员，随后大人、小孩像看戏似的围了一群。“快速扑火队三十六人全部到齐！”为首的一名工人向巴图书记报告，我心情激动地望着面前这些召之即来的扑火队员，只见他们每人都背上了大背兜，里边装着皮衣、干粮，有的在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有的拿着一把小斧子。整整齐齐地站成两

列等待上级的指示。“出发！”巴图书记一喊，人们飞快地登上了解放牌汽车，我和巴图书记急上驾驶楼，汽车飞速开走了。

三

汽车疾驶不到一个半小时，我们急速下车，便直奔火场。我快步跟上了队伍，踩着倒木搭成的“独木桥”，过了娘娘河，走过山坳里一人多高的灌木丛，便开始爬山前进。一会儿，我就听到呼呼的声音，猛一抬头，不觉大吃一惊，火就在头顶上噼哩啪啦地烧了过来。顿时浓烟滚滚，烈焰灼人。一见火，扑火队员们个个像猛虎般地冲进了火场。前边我见到有一位五十左右岁的人，勇敢地朝着一个喷出一米多长火舌的火头冲去。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火头忽然又高升起来，浓烟呛眼又呛嗓，冲上去的人们退了出来。“跟我来！”那位老同志领几个人猛打猛冲，抄起树条子朝火扑打，后来干脆就攥紧桦木棒子打火，他们一口气打灭了这个火头，又朝另一个火头冲去。我问旁边的一位扑火队员：“领着打火的是谁？”“他就是‘活地图’”。紧张激烈的扑火战斗，经过两个小时，这才结束了。国家森林资源保住了，满心的喜悦交织在一起，人群中不时传出欢乐的笑声。“留下一小队看守火场，其余的人集合清理好火场后回林场！”巴图书记喊话。突然，人群里有人喊：“活地图怎么不见了？”“上哪儿去啦？”人们诧异地互相查问着。“活地图——”大家呼喊的声音在山空回响着……

四

两天过去了，看不见“活地图”回来。在林场党总支的办公室里，巴图书书记来回踱步，然后点起了一支香烟，对着我和旁边的小刘同志说：“他是个很有拗劲的人。他的拗劲一上来，两头牛也拽不回来呀！这次打火本来告诉另一名护林员当向导，可是他硬说，新来的护林员地形不熟，他又当向导。火打灭了他又非要查清火因不可，天黑了也该回来了……”“能丢吗？”我问。巴图书书记说：“不能，这里的一山一水全在他手心里攥着呢！”“他是个防火迷！”林场防火专责老张同志很有风趣地讲起了他的一段故事：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仍坚守在温都尔东山望火楼上。有一天，在林场大院里给他贴出了一张漫画，画面上是望火楼，标题是：“只看楼，不看路”，两边写的是：“修正主义的黑管家”、“走资派的忠实爪牙”。他看完后笑了一声，没说一句话，还是坚守在望火楼，一连好几个月不回来。有一天，他老伴派一个人到望火楼捎个口信：“你老伴得了伤寒病，快要咽气啦！”他这才趁一大早火险级不高，走下山来。走到街里，人们见他好几个月没剪的长长的头发，就议论说他是个“野人”，后边还跟着一群小孩看热闹。当他穿过街道，刚往家拐弯的路上，有个“造反派”的头头看见了他说：“哈哈！大字报一贴就灵，你这个长毛鞑子终于下山了，这回该看路了吧！”“不！我还是要看楼！”“咳！你这个老顽固，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等他走到家里，刚登上门坎。他老伴一见他那模样又是生气

又是爱怜：“你这个老张飞终于下山了啊！”“啊！你没得病，撒谎！”他有点生气，回头就走。他老伴好说歹说，才留他吃了一顿午饭。当他返回路过大街时，他看见了一个贴出的《勒令》，上面写道：“勒令东山望火楼的老顽固，立刻下山，否则要采取革命行动。”他又是一笑，嘴里叨咕着：“革命行动”，走出了大街，往望火楼去的方向一看，电线杆子被一根一根地砍倒了，电话线也被摘走了。他急忙爬上山，走进望火楼，电话机给砸碎了，八倍的望远镜也没有影了。他从望火楼下来，再看护林员宿舍时，房盖也全给扒了，他的行李扔出很远很远。他气愤地说：“你砸碎我的电话，砸不碎我老汉的心。你砍断了电线杆，砍不断我老汉的腿，护林防火这个车我要拉到底啦！”他自己重新搭起了小窝棚，仍然坚守在倾斜三十度的望火楼上。

“四人帮”粉碎后，林业局派来一台拖拉机，把倾斜的望火楼给直了过来。二十多名木、瓦工，把望火楼和护林员宿舍维修一新。林管局护林防火指挥部还给调来了新出厂的步谈机和二十倍带腿的大望远镜。老头乐坏了，好几宿没有合眼。今春，过完春节不久，他就上了望火楼，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也不回家一趟，他老伴找林场好几次，可是他总说：“防火期不结束，决不回家。”

我听了这位“活地图”的事迹深受感动地说：“我能见到他吗？”“能！太能了。”巴图书记这样回答着我。

五

“活地图回来了！”在外边有人吵嚷着。巴图书记在林

场办公室的门口迎接了他，并久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辛苦了！”“不！巴书记，我还没有尽到责任呐！”巴图书记对我说：“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千里眼’、‘活地图’。”我一看，恍然大悟，说：“这位，不是那天检查防火证的‘老检查’同志吗？”“对！就是他。”小刘同志回答着。他在烟袋锅里，装满了旱烟，点着后，嗞啦嗞啦地深吸了一口，他就向林场党总支巴图书记汇报了这两天的情况。

原来，火打灭后，他想把火因闹清，在火场边上反反复复地走着、看着，终于在山坡上找到了被雷劈成半截的一棵老松树，顺手拣起一截雷击木，他就往回返。斜阳夕下，他走过了松岭，走进了斧子山沟，蹚过了一条小河沟，正往前走着，突然，在背后的树林里有“唰唰”的响声，回头一看，有一个黑影向他扑过来。“熊瞎子”他嘴里一喊，赶紧拿起一根木棒子，朝熊瞎子头部打去。木棒一打两截，熊瞎子嚎叫一声，站起来向他扑来。他又拣起一根木棒子，朝熊瞎子嘴里捅去，当熊瞎子咬住木棒时，他一松手，熊瞎子来了个倒栽葱，大吼一声，向他再次猛扑过来。这时他已经来不及再拿木棒子还击了，便一个箭步往一棵老松树上爬。突然，“砰！”的一声枪响，熊瞎子在地上倒下去就一动不动了。他朝枪响处一看，只见一位全身穿着狍皮衣，头戴狍头角帽，手里端着步枪的人向他走来。“你是谁？”他大声喊着。“我是护林林场的护林员。”“啊！兄弟，我是鄂伦春猎人孟雅根图，也是义务护林员。天就要黑了，咱俩在这山坡休息吧。”孟雅根图从马背上卸下来一只狍子，支起了撮罗子，烧起了狍子肉，猎民又拿出身上带的红豆酒，边吃边喝起来。夜间，